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 陈垣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陈 垣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垣集/陈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871-5

I. 陈… II. 陈… III. 陈垣-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355 号

责任编辑 冯广裕

责任校对 李小冰

版式设计 王智厚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1201 印刷厂

装 订 小月河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FFSC/KS

## 前 言

陈垣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杂志第一届编委、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他还是自学成功的典型。

清光绪六年（1880年），他出生在广东新会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六岁随父亲到广州，入私塾读书。十三岁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次年又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渐学会按着书中的介绍选买自己需要的书阅读。1897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作文不合八股程式而落榜。回广东后，到蒙馆教书，独立生活。1905年，美国政府续颁《华工禁例》，排斥华工，他是广州拒约会负责人之一，参与筹办《时事画报》，负责报中文字，发表了许多反帝反清的革命文章，加入同盟会。1908年，他与友人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私立西医学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任教。

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众议员，从1913年起在北京定居。1921年12月起，他曾在梁士诒内阁中署理过半年教育次长。眼见国事日非，连年军阀混战，原来的希望逐渐破灭，他转而专心

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历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辅仁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逝世。

陈垣先生在青少年时就表现出对历史的酷爱。他曾有“百年史学推瓠北，万首诗篇爱剑南”的联句，青年时就曾仔细阅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他父亲给他买的一套二十四史，清晰地保留着他多年阅读时作的断句和批语。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他撰写抨击清统治者的政论，大量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他定居北京以后不久，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承德避暑山庄移到京师图书馆收藏。十年中，他用了大量时间研读这部八亿多字的大丛书。

由于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1917年他在三十七岁时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一发表，立即在中、日学术界引起震动，从此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不顾敌人的威胁利诱，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任校长的辅仁大学坚持不向敌伪当局注册；他一再教育学生：品行第一，身体第二，学问第三。抗战八年是他一生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共完成了六部专著。这些著作，一方面在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上有新的发展，如大量引用僧人语录、碑刻拓片等。另一方面，又有明确的现实目的，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耳。”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再一次使他大失所望。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派飞机接他南下，都被他拒绝。他正是在古稀之年，在失望、彷徨之时迎来了北平的解放。

解放后，他首先接触到的是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老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三月，不知肉味”。他要用这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論来观察形势，观察社会，也用它来解剖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他不顾年迈体衰，在担任繁重的学术领导工作和教育青年学生的同时，整理校订出版了他过去的十种专著，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并进行《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校点工作，可惜因“文化革命”爆发而中止。

陈垣先生研究领域很广，最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宗教史研究：他系统地研究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在我国传播的历史，以及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外来古教摩尼教、火祆教、犹太教的历史；（二）历史文献学：他对历史文献学的几个重要分支——目录学、校勘学、史讳学、历史年代学、史源学等作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工作；（三）元史：他是中国近代元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本集按照年代顺序选录了他的四十二种论著，并收录了他在辛亥革命前的三篇文章及建国以后的两篇谈话作为附录。

今年11月12日是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的日子，本集的出版，是对他的很好的纪念。

陈智超

2000年6月于北京





# 目 录

|                        |         |
|------------------------|---------|
| 前言 .....               | 陈智超 (1) |
| 元也里可温教考 .....          | (1)     |
|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        | (44)    |
|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 (54)    |
| 元西域人华化考 (节录) .....     | (91)    |
| 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 .....     | (129)   |
| 《中西回史日历》自序及例言 .....    | (139)   |
|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         | (145)   |
| 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 ..... | (161)   |
| 史讳举例 (节录) .....        | (163)   |
| 中国史料的整理 .....          | (171)   |
| 《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 .....      | (179)   |
| 耶律楚材之生卒年 .....         | (196)   |
| 《敦煌劫余录》序 .....         | (200)   |
| 校勘学释例 (节录) .....       | (203)   |
| 关于《四十二章经》考 .....       | (214)   |

|                             |       |
|-----------------------------|-------|
| 《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节录） .....        | (218) |
| 《切韵》与鲜卑 .....               | (226) |
| 《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 .....         | (232) |
| 《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 .....           | (235) |
|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节录） .....        | (243) |
| 释氏疑年录（节录） .....             | (254) |
| 汤若望与木陈忞 .....               | (256) |
| 明季滇黔佛教考（节录） .....           | (283) |
| 清初僧净记（节录） .....             | (292) |
|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节录） .....         | (303) |
|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节录） .....          | (317) |
| 《廿二史劄记》二《汉书》书恒山王条书后 .....   | (329) |
| 《廿二史劄记》七《晋书》条末引唐艺文志订误 ..... | (331) |
| 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 .....       | (333) |
| 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 .....      | (335) |
| 《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瑛考 .....        | (338) |
| 杨贵妃入道之年 .....               | (340) |
| 通鉴胡注表微（节录） .....            | (343) |
| 吴梅村集《通玄老人龙腹竹》解题 .....       | (364) |
| 商朝与殷朝 .....                 | (367) |
| 《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 ..... | (370) |
| 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           | (372) |
| 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 .....             | (376) |
| 佛牙故事 .....                  | (380) |
| 跋西凉户籍残卷 .....               | (389) |
| 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 .....             | (396) |
| 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 .....            | (398) |

|                       |       |
|-----------------------|-------|
| <b>附录一：早年著作</b> ..... | (402) |
| 释奴才 .....             | (402) |
| 王勋臣像题词 .....          | (406) |
| 中国解剖学史料（节录） .....     | (408) |
| <b>附录二：讲话</b> .....   | (409) |
| 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 .....       | (409) |
| 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      | (412) |
| <b>作者著述要目</b> .....   | (418) |
| <b>作者年表</b> .....     | (422) |

# 元也里可温教考<sup>\*</sup>

## 目 录

- 第一章 也里可温之解诂
- 第二章 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
- 第三章 也里可温之戒律
- 第四章 也里可温人数之推想
- 第五章 也里可温人物之大概
- 第六章 也里可温军籍之停止
- 第七章 也里可温徭役之蠲除
- 第八章 也里可温租税之征免
- 第九章 也里可温马匹之拘刷

---

\* 1917年5月完成，出单行本，题为《元也里可温考》。同年8月，增订再版，并登载于《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四、五号（1918年3、4、5月）。1920年10月，又出增订三版单行本。1923年12月作为《东方文库》之第七十三种出版时，又作了修订。此后，至1934年9月，又续有增删修订，并将题目改为《元也里可温教考》。1964年7月，作者在1934年校订本封面上题：“辑论文集时应采此本。”今所采者即1934年之最后校订本。

第十章 政府对于也里可温之尊崇

第十一章 异教归附也里可温之一斑

第十二章 也里可温被异教摧残之一证

第十三章 关于也里可温碑刻之留存

第十四章 也里可温与景教之异同

第十五章 总论

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惜乎著者谫陋，得见元代著述至少，未能满其志，冀博雅君子之教之也。

## 第一章 也里可温之解诂

元以前未闻有也里可温之名也，读《元史》则数数见也里可温四字相联属矣。也里可温之名之见于元代著述者不一，果为何等语耶？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温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国语解》曰：也里可温，蒙古语，应作伊噜勒昆；伊噜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三）又曰：也里可温，有缘人也。（卷二十四）

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曰：此卷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教以礼东方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卷上）

谓也里可温为即天主教者，莫先于此。刘文淇道光间仪征人，

阮元门下士。其说并非附会，较《〈元史〉语解》之解释为确切矣。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卷二十九）

又曰：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剌比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多桑此语，非能臆撰，必本于拉施特诸人。（卷同上）

多桑为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译文证补》多采之，其言自可信据。惟镇江北固山下残碑，余未之见，洪书亦未举其文，疑即至顺《镇江志》之《大兴国寺碑》也。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复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元史〉国语解》所释为福分人者，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此马相伯丈说。

魏源《〈元史〉语解略》，乃谓“答失蛮、耶里可温者，本纪‘免租税’，皆有此二等人，在僧道之外，盖回教之师也。《元典章》称先生曰耶里可温，盖可温即今之所谓阿浑也”云云。（《元史新编》卷首）可谓勇于武断者矣。《元典章》之所谓先生，元人以称道士也。有时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温，有时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有时曰僧、道、也里可温，其义一也。均详于后。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马可孛罗之《支那旅行记》第一编第五十九章有称为 Argons 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罗多以是推定为也里可温，如斡宁监谓土耳其语 Fair but not white（清而不白）为 Arghum，西藏地方亦称混成民族为 Argoons，故也里可温即 Argons 也。多桑《蒙古史》注云：‘亚雷伊迁《世界征服者之历史》’

谓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 Arcoun, 又亚尔美尼亚之士铁欢《阿尔比利安历史》, 亦称曰 Ark'haïoun, 关于此语源, 殆为多伊利亚之希腊语 Arkhon 之转讹也。’果然, 则长安《景教碑》之阿罗本, 是也里可温之古音乎。巴拉超士既谓也里可温是蒙古语之 Erkeun, 是其初专指聂斯托尔派之僧侣, 其后为基督教徒之总称也。”(《史学杂志》第二十六编第三号)

又坪井九马三曰: “《元史》屡见之也里可温, 布烈多士乃迭尔断其为基督教徒, 然不说明其理由及语源。据《元史》之记载观之, 则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温, 自迫敖特多陷落, 撒拉逊帝国灭亡后。多桑《蒙古史》云: ‘宪宗即位之初, 遵太祖、太宗之诏命, 对于基督教、回教、佛都之僧侣, 皆免租税。’可知蒙古人于宪宗时, 已认许基督教徒之势力, 以之与回、佛两教僧侣, 受对等待遇矣。然后也里可温 Arcaoun, Ark'haïoun 之语源, 从来无说明者。考迫敖特多之陷落, 为希治拉纪元六五六年摩遏尔廉月末至沙夫亚尔月初之事, 即太阳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 当日本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时蒙古人始知阿剌比语 Rekhabiun 之称, 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语之发音, 且蒙古语之首音无 R 音, 其母音之间不能发 B 音, 故不得已于 R 之首音前, 加以母音, 例如 Rintchenpal 变为 Erintchenpal (懿璘质班) 是也; 而在母音间之 B 音, 必读为 W 音, 且母音中之 A 与 E 常相通, O 与 U 亦然, 故

Rekhabiun    = Erekhawiun  
                      = Arekhawiun  
                      = Erekhawün  
                      = Arekhawün

由此观之, 则多桑引用书之 Ark'haïoun, Arcaoun 明与 Arekhawiun, Arekhawün 同语, 予以是决也里可温为阿剌比语 Rekhabiun

之对音也。”（《史学杂志》第二十五编十一号）

按：阿剌比语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译文证补》已言之。阿剌比语称上帝为“阿罗”，唐《景教碑》称“无元真主阿罗诃”，《翻译名义集》卷一曰：“阿罗诃，秦云应供，大论云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说。

## 第二章 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

元代与欧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详。今巴黎文库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兰克王》蒙文原书，影本曾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三号。而《马可孛罗游记》，则有“大可汗通使教皇，请教皇派遣行道高深之教士百人来华，并挹取耶路撒冷耶稣墓前长明灯之圣油，以为纪念”等语。此事于《元史》，亦至有征也。

《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九月，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应作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卷十二）

《马八儿等国传》：至元十九年，广东招讨司杨廷璧抵俱蓝国，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卷二百十）

马八儿国即《马可游记》之 Maabar，俱蓝国即 Koulam。《马可游记》亦有“自马八儿国向西南行五百英里，至一国曰俱蓝，此间有多数基督教徒及犹太人旅居其地”之语。

“也里可温主”者，教主也。“七宝项牌”者，殆即佩项十字牌之类。“药物二瓶”者，殆即耶稣墓圣油之类。《元史·亦黑迷失传》，称亦黑迷失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李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



以名药来献。”（卷一三一）所谓“国师”，即教士也；“名药”，即圣油之属也。“金虎符”之制，马可亦记之曰：“金牌四方，长一尺，广五寸，重四马克。”

按：近人杭县魏氏译《马可游记》，对于世祖请教士百人来华一节，谓“为中古时代耶教人夸大之词”；并谓“当时耶教徒每以耶稣墓前灯油，为一种治灵魂病之圣药，价极昂贵，世祖或为其说所动”等语。君子一言以为智，《元史》具在，谓马可为夸大，谓《元史》亦为耶教人夸大耶？望再版时将此说删除也。

### 第三章 也里可温之戒律

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前既言之矣，兹复得其宗教仪式上证据如左：

至顺《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卷九）

《元史·世祖纪》：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卷七）

所谓持戒律者，当然系一种宗教家语。《〈元史〉国语解》、《续通志·氏族略》、《〈元史〉氏族表》，乃以也里可温为部族之名；果为部族之名，何以元代诏旨，屡以也里可温与僧、道等相提并论耶？

也里可温之有家室不足异，其无家室者，殆修士之属耳。修士例不婚娶，此所谓戒律，殆即修士不婚娶之律也。修士外奉教者未尝禁有家室也。

《泰定纪》：泰定元年二月，宣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卷二十九）

夫曰戒，即教中之诫命也。吾初致疑教徒之具戒，何至烦帝